

書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

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扶餘子公行

杜預云皆宦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始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說音稅嘗從楚相

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

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

醉音釋○索隱曰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僖鄭玄曰嘻悲恨之聲子毋讀書

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

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尺谷友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

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

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
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
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索隱曰古字少假借
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
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為檄即傳檄爾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
訓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
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
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
苴音巴今論已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李因苴苴得名所以

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
苴之音讀為巴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苴所以為葦籬也今
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
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苴苴侯與巴王為好巴
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
干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
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公利州益昌縣
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
五里故壑江縣也巴子都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
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
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
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
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
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

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阜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什聲

相近故其名或也戰國策作轅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山即尋源出洛州鞏縣

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鄠城水出北山鄠溪又有故鄠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鄠溪相近之

也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魏絕南陽道即太行羊腸改道也

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今魏絕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正義曰是

口也令楚兵臨鄭南塞轅轅尋口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

關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

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

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

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

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

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繕兵

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繕音膳同繕具食也拔一國而天

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索隱曰西

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

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羗戎是我一舉而各實附也索隱曰各謂

謂得土地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

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

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

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

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

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

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

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

年十月擊滅之與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

秦秦以益疆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

華徐廣曰一作革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

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

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

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

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

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

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

北五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二年周顯王之三年也

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

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

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

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

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音觀

賈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

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

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各山大

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

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

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

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

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

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

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

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

盟洹音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

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

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

外平周之邑也。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

曰河外即卷衍燕酸棗劫衛取陽晉反。索隱曰卷在

州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

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

不可得也秦拆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

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

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

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正義曰枕國

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

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

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

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

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

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

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

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

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

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

陳軫之計又出儀之右震川

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令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

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今梁州在枝江漢中地楚又復

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

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要音腰欲以

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

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

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

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

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

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
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
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
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
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
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
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
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
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
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
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

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

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

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

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

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

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

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

人之北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

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

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

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
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
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
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
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疆不
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
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挑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
持以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
其害卒有秦禍正義卒忽勿反無及為已是以故願大王
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

汶音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

音方謂並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

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

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

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

縣正義曰在陝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

盡城守矣黔中巫郡牂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

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

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

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

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

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

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秦之心

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

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

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

地名曰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興兵龍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

虎相搏徐廣曰或音戰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

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

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

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

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匈則他國不得動也

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

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

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

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莒之比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

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

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

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

索隱曰混本

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

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耳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

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食。糟糠地不過九

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

萬，而斯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斯徒謂雜役之賤者也。負養謂負檐以給養公

除守，徵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

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踰

跽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跽，又音劬，戰國策作

虎執手，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言執戟奮怒而入

秦馬之良，戎兵之衆

探前，跌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

騰者不可勝數。扶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

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楊祖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言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

林之苑

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

非王之有也夫

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

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

秦而順楚雖欲母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

如為于偽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

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

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

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

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

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

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

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

國韓獻宜陽梁劾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共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

華州也趙入朝澠綿善反池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

間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

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具州度黃河指博

關則漯河南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

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

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

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飾音勅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

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二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

史記卷八十五 蘇秦列傳第十一 第六

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
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
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傳不與國謀計先王棄
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
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
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趨音趨適
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
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
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

之塞

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

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

尾

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科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

令可以

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

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噉之是羹也下云厨人進斟斟反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

斗以擊之正義曰反斗即倒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噉厨人

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

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笄婦人之首飾如今

象牙摘○正義曰笄今簪也摩手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代王之亡天下莫不

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

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閒
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
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
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
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
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如嬰兒言
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
獻獻怕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
怕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
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

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
無信左右賈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
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衛復合從秦武
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
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
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
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
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
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

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挾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

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之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

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

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喜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

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

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

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

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

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

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

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

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

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

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

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

於魏也索隱曰年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

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
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
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
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
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
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
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
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
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
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

其言以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
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
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
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
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
事也曰吾請令公厭食事可乎索隱曰厭食一飽反厭
者飽也謂欲令其多
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田需而
時為魏相楚王
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
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
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二十乘可陳之於庭明

言及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
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
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
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
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其年不解秦惠王欲救
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
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
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
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
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

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

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

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

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謂

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

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

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

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

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

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

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
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
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必大
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
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
謂軫之主楚
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
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
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冠之此陳軫
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
各若人之虎牙將軍各衍
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

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

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
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

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

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

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
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

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

相魏張儀去徐廣曰
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

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

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今
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請謁事情索隱曰謂
欲以秦緩

急告語曰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
正義曰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

不共秦得燒撥焚杆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撥音

音煩烏謂焚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且燒燭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秦求親

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

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君也○正義

後五國伐秦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者也其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

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純音凡

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

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乃起兵襲秦大敗秦

之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

煩烏

人李伯之下

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張儀

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

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

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

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

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成其

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

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

傾危之士哉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要之此兩人真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據高誘曰其里

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

與惠王異母

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

索隱曰滑音骨稽音雞鄰誕解云滑亂也稽同

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讀為滌水流自出稽

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鳴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

稽礙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亂不可考較秦

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

索隱曰右

更秦第十爵名使將而伐曲沃

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二十二里

盡出

其人

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

首八萬十一年樛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

二十五年使樛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

拔蘭正義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

取漢中地秦封樛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

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

以樛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

宜陽使樛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

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

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

戰國策以仇首為九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首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

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

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赤草蔓支諫曰不可

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遺之廣

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

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兵

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

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樛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樛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曰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樛里子又益尊重昭王

元年樛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樛里疾圍蒲不

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也蒲守恐請胡衍索隱曰

也胡衍為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

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

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鄣衛今伐蒲入

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及也

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

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

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

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

入三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

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

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

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

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

蒲而去還擊手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

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

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

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

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

央宮在其西

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

武庫正直其墓

索隱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

秦人諺曰力則

任鄙智則樛里

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事○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萊國

甘茂者下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事○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萊國

下蔡史舉先生

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

說因張儀樛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

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

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

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

茂為左丞相以樛里子為右丞相秦

三年

壯姓陳

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

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

壽輔行正義曰餉受二音人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

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

功向壽歸以告呈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故曰云鮫

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曰秦邑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

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矣索隱曰上黨南陽

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各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數險行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嶠五谷千里攻之難索隱曰數音率庚反昔

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

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
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
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
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主之信臣又不
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
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
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
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
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樛里子公孫奭索隱曰戰國策作公二二人者挾

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

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

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樛里

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

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樛里子

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

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

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

曰趙系家昭王名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

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

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

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韓使公仲侈告

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

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

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

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

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

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

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

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

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楚一作和楚聞秦之貴

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

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韓言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

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

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為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

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及公向壽也封小

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之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

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云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

闕烏曷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云欲將願公孰慮之

也向壽曰吾公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

公仲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公蘇曰秦韓之交可

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公向壽也言向

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

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

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

秦王雖愛君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

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

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

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

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比日

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

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

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如此則無

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

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今公言善韓

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

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反宜

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今公徒收

史記卷之...

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

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

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

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

不解已買而交走秦也索隱曰韓楚怨心不解秦楚

爭疆而公徐過楚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

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公

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

此利於秦也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

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

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昭王元年子韓武

遂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

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

拔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甘茂之

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

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

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

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

也

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索隱云鬼谷在關內雲陽是也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

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

不往今至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

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正義復音福以市

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

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

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徐廣曰一作蠡○索隱曰休緣反又

音休軟反戰國策一作蠡字○正義曰許緣反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

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

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

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

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
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
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
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洧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
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越國亂故
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賴胡而郡江
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
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
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
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

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
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宰相向
壽而甘茂竟不得獲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
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
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
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
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
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
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
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
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
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
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
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
子師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成於茲矣君
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
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
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

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

侯范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

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

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

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

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

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

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

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質秦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曰：齎音側，奚反。一音資。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公三十三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公，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正令秦有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

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楚所重。一字。正義曰：甘茂為強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楚貝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 乃攻宜陽 其羅妙歲
卒起張唐

擣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甘茂者下蔡人也其先楚人
甘茂者下蔡人也其先楚人
甘茂者下蔡人也其先楚人
甘茂者下蔡人也其先楚人
甘茂者下蔡人也其先楚人
甘茂者下蔡人也其先楚人
甘茂者下蔡人也其先楚人
甘茂者下蔡人也其先楚人
甘茂者下蔡人也其先楚人
甘茂者下蔡人也其先楚人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索隱曰宣太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

苳氏正義曰苳正兩反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

王母故號為苳八子及昭王即位苳八子號為

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

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

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宣太后弟其異父長弟曰

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苳戎為華陽君

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苳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曰彪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

此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曰涇陽君

曰名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

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

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

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友伏誅○索隱曰按季君

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

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

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身死

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而逐武王后出之魏

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

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樛里子死

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

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机郝蓋是一人請以

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謂

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

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

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

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

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

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

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

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

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

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

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

號曰穰侯穰侯封四

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

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

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

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

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

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

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

魏走芒卯

上莫卯反下陌飽反

入北宅

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

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

遂圍大梁梁大夫須

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史謂魏王曰昔梁惠

王伐趙戰勝三梁

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三梁即南梁也

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

國殺子良

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

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

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

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

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侯之國也而母

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

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

魏氏盡晉徐廣曰韓戰勝暴子將暴為割八縣地未畢入兵

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郊入北宅

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

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

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

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

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

求秦質子恐不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

然必被秦欺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

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願

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

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郊入北宅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

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

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臣以

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

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

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按秦

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

曰定陶近大梁穰侯攻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

梁兵疲定陶必為魏伐

可以少割收也

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

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

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

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

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

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

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

盡故宋

索隱曰上音析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廢

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戰勝

孰慮之而無行危

索隱曰言莫行圍河木之各事

穰侯曰善乃

罷梁園

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十一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湯以和也

明年魏背

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

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

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郊於華陽下斬首十

萬取魏之卷

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

觀津益趙以兵伐齊

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

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

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敝卅邑之王

正義曰謂齊王也

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

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

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

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

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敗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

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

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

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

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

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

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

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

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

曰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

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昭王二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

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龍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

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

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

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

穰侯智識	應變無方	內倚太后
外輔昭王	四登相位	再列封疆
摧齊撓楚	破魏圍梁	一夫開說
一憂憤而亡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史記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

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

善用兵事秦昭王昭

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

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

正義

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

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

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

正義曰涉河取韓安邑

以東到乾河

徐廣曰音干闕案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

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

明年白起為

太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

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

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鄢鄧二

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破州郭下縣遂

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

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二十四年白

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

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

四十二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有絳州東

北三十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

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子孟康曰

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

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

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

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

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

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

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

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

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徐廣曰屬

穎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蘭縣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穎川無蘭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

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輪氏屬穎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合相近恐輪蘭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蘭拔之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統攻韓取上黨上

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左庶長○索隱曰地理志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

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

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

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

城一名都尉城今各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郡也七月趙軍

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

曰一作乘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奪趙西

壘壁者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趙朔挑田鳥反

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

千金於趙為反間正義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

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

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

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

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

齧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張二

竒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

秦長壁堅拒不得入而秦竒兵二萬五千人絕

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

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

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

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

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

曰時已屬秦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

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

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

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

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

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

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

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

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秦

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司馬

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州龍門縣西一里使蘇代厚幣說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
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
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
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
荆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擒
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
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
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
徐廣曰平阜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
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
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

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

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

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

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
義曰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

雍城按今在鄭州原
武縣西北七里也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

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

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

正義曰入
針反甚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

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

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

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
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
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
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
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
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
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
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疆
其兩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
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
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

即古陰密國
密康公國也

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
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
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

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
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
在雍州西北
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

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
劔自裁武安君引劔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
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
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阮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
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

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趙何晏曰白起之降

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

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

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

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

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

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

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如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

之補祖患諸侯之掇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

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

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

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

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豫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

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

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

索隱曰捲音拳祖音濁覓反字亦作統揀音救

王翦若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

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

○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

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

年前翦將攻趙闕與正義破之拔九城十八年前

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

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

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薊秦使翦子

正音擊荆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荆兵敗還擊魏**

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

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

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

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

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
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
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
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
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
義曰在預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六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破
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
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

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入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各錯亂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
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
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
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
雖病獨忍弃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
正義曰罷能音皮悖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
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
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

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菑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音鹿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一作搏又作剽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

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

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駟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

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

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

而東王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

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

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

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

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

祥

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

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徐廣曰物音沒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

白起王翦	俱善用兵	逆為秦將
拔齊破荆	趙任馬服	長平遂坑
楚陷李信	霸上卒行	賁離繼出
三代無名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南齊書

史記卷七十三

史記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字子夏，郿人也。戰國末年，秦昭襄王時，起為左庶長。昭襄王死，太子立，起為將軍，攻魏、楚、燕、趙，皆取之。昭襄王死後，起為將軍，攻魏、楚、燕、趙，皆取之。昭襄王死後，起為將軍，攻魏、楚、燕、趙，皆取之。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子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至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和和人徒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為

齊卿鄒

受業于思之門人

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

也今言門人者乃受道業於子思之弟子也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

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

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
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
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
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
也万姓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
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于威
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
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
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

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
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

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

大体隨代感衰觀時而說事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

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

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

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

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

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中國

學者句
難詳

史記五帝本紀

卷一

二

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是。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後代之本，故云濫耳。
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從。

也。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索隱曰：按字林云：徹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茂反。張揖三蒼訓註云：徹，拂也。謂側行而衣徹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挨之及長者，所以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大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

牛鼎即上美
尹事索隱解
恐非

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

索隱曰孟

子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

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索隱曰方

枘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

義干世主猶方枘圓鑿然也

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

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

意乎

索隱曰呂氏春秋云馭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而誰周亦云觀太史公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

此論是愛奇之甚矣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索隱曰按稷齊之城

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以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

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

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

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

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

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

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二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什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諱也

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又與處時有得

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較徐廣曰一

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

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

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

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較衍字

也今按文稱炙較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

與鍋字相近蓋即指器也較即車較田駢之屬皆已死

過為潤較之物則較非衍字明矣而荀卿最為老師齊

尚修列大夫之執而荀卿二為祭酒焉索隱曰禮

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

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

蘭陵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

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

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

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

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

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

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

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

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

貞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辯

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

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

入史記孟嘗君傳列傳五

史不記其名故趙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悝有劇孟及劇辛也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尸子書晉人也名侯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書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倂規也商君被刑倂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尸子名佼音羊絞長盧未詳正義曰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羊別錄作羊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自如孟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自如孟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自如孟

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郟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誑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

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扎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城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誑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厘者墨子弟子之字也厘音狸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 戰勝相雄 軻遊齊魏
其說不通 退而著述 稱吾道窮
蘭陵事楚 鄒衍談空 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此篇總叙諸子前篇言老子附以莊生申韓不同老子於諸子且窮其流共也商君秦之所以興亡有事業故別叙韓子只叙其書申子事不詳只與韓子同論小司馬不知也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女田

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

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文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

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

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

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

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

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

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改為後元年宣

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

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索隱曰紀

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

文舛互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梁惠王卒

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

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

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

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

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

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

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

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卒謂

初誕而卒之下卒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

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

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

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

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

又
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
子休矣父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
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
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爲來來孫之子
爲昆昆孫之子爲仍仍孫之子爲云又有
耳孫亦是玄孫
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
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
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
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短謂褐衣
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
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文尚厚積餘藏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
言不知欲遺与何人也而忘公

家之事曰換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

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

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

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曰
謚爲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

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取音鄒亦音緞取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

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

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

曰舍業者捨弃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以故傾天下

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

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

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劉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

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曰抵音丁礼反按抵謂觸肩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

卷之五十五 孟嘗君傳 第五

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曰藏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在浪及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

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无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

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韓魏正義曰宛在鄧州葉

在許州二縣以北舊蜀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

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

為君危之君不如今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

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

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其攻

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夷而

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

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

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

弱而虺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

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

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

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

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

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

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

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

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

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

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
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
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
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
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而齊王逐之
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相呂禮者欲取
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
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
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
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
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

則親弗呂禮用用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
則秦齊輕孟嘗也

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
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侯
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
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二晉呂禮必并
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
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
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
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
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

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
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
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
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
在官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
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
公文卒謚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
向門東向門出此邊門也詩云居
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
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
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
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
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復
作煖音

許表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索隱曰屣音脚字
亦作躡文作僑孟嘗君

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

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
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

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

貧猶有一劍耳又削絛削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劍
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絛音疾

亦作俠謂把劍之處○索隱曰削草名音削曠之削絛謂彈其劍
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削繩纏之故云削絛也而謂曰長劍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

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劍

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

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

劍

劍而歌曰長歛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
其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
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曰奉使人出錢於薛
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
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
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亦
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
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
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
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

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
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
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
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
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
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
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
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
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
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

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今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

奉

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秦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跪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

背齊

東入齊下無不款強
齊而弱秦者馮軾結
朝西入秦者

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
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
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
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彊秦而弱
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
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
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
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
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
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

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車適入齊境使
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
邑之地文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
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
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
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
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
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
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
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



原件短缺

曰非為交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趨趨向也又音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則反朝音朝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耳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亡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

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彊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雞鳴狗盜 魏子馮煖 如何承睫

薛縣徒存

子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索隱本齊曰
自喜多不實矣

入久韓中盡不真繼家夫世六博孟嘗君密
與孟嘗君問其姑曰孟嘗君故好天下封來成
大史公曰晉書孟嘗君其公問里三多暴樂子榮
委妹焉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正義勝式證反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魏公子傳曰

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

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

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民家有筵者祭散行汲散亦作蹠索隱曰上筵音壁散音先寒

反亦作珊音同正義筵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

明日筵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

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

幸有罷瘞之病徐廣曰瘞音隆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瘞音呂宮反罷瘞背疾言腰曲而背隆

也。而君之後官臨而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嬖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君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嬖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嬖者，美人頭自造門進。嬖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

鄆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

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借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

若錐之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
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
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
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
出索隱曰鄭玄曰穎
環也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
發一作
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
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
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
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
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

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
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
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
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
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
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
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
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
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
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

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
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
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鳥故反合從者為楚非為趙
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
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
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
豕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物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
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
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
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

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音

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

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

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

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

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

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

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

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急

且降平原君其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

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

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

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臣百數

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

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

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

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

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於方其危苦之時

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於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

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

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

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隍有李城正義曰

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

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

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

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

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

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

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

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令信

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

也徐廣曰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

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

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

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

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

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曰過

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

徒慕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

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

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

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博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

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

子坐皆稱善。索隱曰抒音聖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虞卿者游

說之士也躡躡檐簦徐廣曰躡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索隱曰

躡音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二雙

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

陽縣今之虞卿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

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

寡人使東申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右反求和曰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亦和也虞卿曰昌言

凡魏

楚魏

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人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

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一作救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

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
 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
 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
 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
 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
 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令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開
負檐而親自攻之也
 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
 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
 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

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
 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
 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
 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
 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
 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
 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
 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
 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
 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

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公伯名歐康子從父昆弟

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昏勿予徐廣

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文以虞卿之言告樓
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
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
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
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
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
之趙且云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
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
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
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

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
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
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
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
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
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
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
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
曰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
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

之三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
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平原
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
為從對曰魏過光則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
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
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
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
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
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
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

睹
郭

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
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
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上採春秋下觀近
自穀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世曰節義稱
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
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太史公曰平原君
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
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
眾邯鄲戰幾亡誰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外
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
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

史記平原君傳第六十六

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同 盟定毛遂

虞卿躡躅 受賞料事 乃困魏齊

著書見意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

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邺邑名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

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

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

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

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

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

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櫓櫓

木大板作

上作桔槔。桔槔頭堯零以薪置其中。謂魏王釋博欲召之。澤常賦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曰為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首嬴瘦之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第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父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索隱曰偏音遍贊告也謂

同

以侯生編告賓客賓客比見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
 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羞
 贏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
 贏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
 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又立公子車騎市中
 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為小人
 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
 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
 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
 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

困下少今邯鄲旦暮
 降秦而魏救不至安
 在公子能急人之困

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
 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
 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眾救
 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
 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
 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
 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
 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
 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
 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

史記卷八十七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宿 二

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
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
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
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
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
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
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
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
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
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

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

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

間語索隱曰間音閑謂靜語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

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

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

資者畜也謂欲爲父報仇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讐

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雙頭敬

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

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

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

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
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
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
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
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
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嘯喑上音烏百
反下音莊白反。索隱曰嘯喑謂多詞宿將往恐不聽
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
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
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

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
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
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
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
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
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
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
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
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
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

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呂忱曰鞬盛弩矢。索如今之胡麗而短也。隱曰鞬音蘭謂以盛矢。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夾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

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索隱曰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鄔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鄔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

間

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將水或作醪。索隱曰徐按別錄云
 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
 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
 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
 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
 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
 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
 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
 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
 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

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
 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
 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
 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
 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
 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
 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
 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
 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
 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

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
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
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
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
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
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秦
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安也進
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敞七
公子兵法二十一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秦王之乃
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怒也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

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
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
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
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
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
再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
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
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
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高祖始微少時數聞

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羸

逐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刺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羸

逐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史記卷七十八

史記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

頃襄王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宗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

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

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

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

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

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於

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

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

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

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驚犬劉氏云

受猶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

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

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

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

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

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

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

能矣王又舉申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

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决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徐廣

縣有入邢徐廣曰平阜有邢立○正義曰邢魏之兵雲翔

而不敢掾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

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

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

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

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斤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關

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决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

故城在曹州死句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

於鍾野入濟○索隱曰地名近漢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

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

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

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

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

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易曰狐涉冰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此至極困則濡之譬言不可

力臣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

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

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遇水側有鑿臺吳見伐

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

正義曰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剄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

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

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甚患於後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

伐齊索隱曰從音絕用反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陵

山在兗州博縣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

南六十里也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使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公

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極動酒盡乃開渠曰示浦入破吳

王於姑蘇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

接

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

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

不涉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

也詩云趯趯兔兔遇犬獲之韓熙章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

之兔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趯天歷

反兔音讒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

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

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

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

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

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

剝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摺音拉頤音夷首身分離

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

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

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

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

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

曰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

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

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韓魏

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

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

王雖有之不為

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

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

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

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

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此比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

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

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

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能報秦齊南以泗水為

楚索隱本作禁云楚誤

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疆於

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

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

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

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

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值值猶乃也令音力呈

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

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

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

五

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
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齊右壤可
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
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
楚齊楚無燕趙也義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
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
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
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
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
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

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
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
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
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
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
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
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
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
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
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

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
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
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
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
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
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
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
十六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
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
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
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

謚而子孟
嘗是謚

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
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
因城故吳墟正義曰虛音墟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
城西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圮毀也又大內北
潰四從五橫至今猶存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
又破楚門為昌門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
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
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
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
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
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
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

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始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

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

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

黽隘之塞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育也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

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

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

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秦楚之日鬪也

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

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

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

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

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父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又多

失禮於王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

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

毋望之福正義曰無望猶不望而忽至又有毋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妄

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事毋望之主

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為春

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

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日暮且卒而君

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

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

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

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之舅意不為兵

卒

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

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

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

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

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

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

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

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

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

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

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

幽王

索隱曰按楚捍有毋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呂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列王無子誤地是

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

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

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斷不

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

黃歇辯智

權略秦楚

太子獲歸

初并天下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士

烈王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妄成災

朱英徒語

楚王始之

楚王始之

楚王始之

楚王始之

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

幽王索隱曰按楚捍有毋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日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

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

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

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

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老語曰斷不

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

黃歇辯智

權略秦楚

太子獲歸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士

烈王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妄成災

朱英徒語

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議帝號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

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

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

姓須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

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邀襄王之子

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

聞睢辯口

索隱曰襄王名法章

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

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

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

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

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指齒

索隱曰摺音力谷反謂打

折其脅而又睢佯死即卷以簣索隱曰簣謂葦荻之薄也

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曰更音羹溺即溲也

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

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

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

云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

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王稽

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

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

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

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

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摠有三亭皆祖錢之處

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

睢入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

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

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

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此恐辱我

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

折其脅而又睢佯死即卷以簣索隱曰簣謂葦荻之薄也

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曰更音羹溺即溲也

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

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

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

云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

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
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
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
見事逢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於
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
還索卓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
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
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
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
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
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懼荀息靈公氣息
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

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
空虛隣國謀議將興社稷臣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
也乃至於此即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
壞九層臺也

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

麤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

拔楚之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

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

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

宣太后之同父弟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

號為新城君是也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

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

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
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國有策立作莊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
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
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
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
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
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
胷不足以當楨質索隱曰楨音陟林反楨者莖楨也質到刃也謂腰斬者為楨質也
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

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 之無

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

縣黎薛綜曰縣黎一日美玉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刻伯莊云琢玉朴也此

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

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

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

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

榮也索隱曰割榮即上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

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

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

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

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注音同非也

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篋也自非然者

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

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

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曰徐按戰國策文也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

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來巷而

入其中正義曰末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

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

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

宮

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

人日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

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惛然音昏或又一作閔音敏閔猶昏闇也敬執

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

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其紀反

者長跽兩膝被地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

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

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
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
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
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
成其正業也今臣驕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
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
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
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
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

為厲

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
言漆塗身生瘡火病癩

被髮為狂不足以為

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

五伯之賢焉而死為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

一作孟賁許慎曰成荆古
漢書音義曰或云夏死者人之所

育之勇焉而死漢書音義曰或云夏死者人之所

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

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

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
陵水即栗水也

陵栗聲相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
一作簫乞

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

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感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詭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

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濶索隱曰二字並音胡困反恩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亦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云公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嶷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

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

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

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

索隱曰戰國策

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爲犬謂施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

霸王之業

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

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

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

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

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

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

將再辟地千里

正義曰辟尺亦反

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

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

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

兵頓皆咎其王曰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

爲之

索隱曰謂田文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

大臣作亂文

威

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齊音側奚反言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盛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

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

則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虢北斷太行

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王

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二正義曰新鄭已

澤路夫韓見必云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

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晔曰益親

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正義曰臣居山東

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

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

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

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

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

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

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

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伐國

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

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戰敗則結怨於

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

日披音披反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

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音

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曲齊權而行射王股擢王
我逆也○正義曰淖齒楚人齊湣王臣射王股擢王
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縣之於廟
之股淖齒縮湣王之筋是說二君事

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正義曰沙丘在臺在邢

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

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

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

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

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

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至王左右無

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

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

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

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

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

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

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州之應鄉未

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當是時秦昭王四

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

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

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正義

曰劉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

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

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

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

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

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縞也音啼蓋今之麤袍須賈因

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

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

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睢為小子范睢曰

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

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

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

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

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

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

良父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

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

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

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

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
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
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
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申包胥不
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
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
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
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
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

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
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
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
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
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
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
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
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是
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
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
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

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
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
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
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中忠莫能內臣於函
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
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
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
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
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
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
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危者一飯之德必

償睢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睢音崖賣及眦音士賣范

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

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高平拔之正義曰

索隱曰劉氏以為蓋在太行西南高平拔之括地志

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

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

高平拔之則少曲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

為范睢必報其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

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

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

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
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

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
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
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
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索隱曰上爲如字下爲音
于僞反以言富貴而結交
情深者爲有貧賤
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
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
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
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率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
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

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
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
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
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履
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
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
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
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
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

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

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

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

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

得而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

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

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鄒氏頗音足波反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

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徐據秦

本紀及表而知也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

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

圍

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

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

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

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

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

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

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士夫能善卒不戰

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

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

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正義曰不待禮曰干小大甚衆

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

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

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虞曰秉權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

視而笑曰先生曷臯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

曰曷臯謂臯如蝎虫也巨肩肩巨於臯顏威是臯膝臯兩

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偈其列反臯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曰上臯音徒回反臯顏謂顏

况臯回若臯梧然也臯音烏曷反臯臯謂臯臯臯有臯臯謂臯

又學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

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

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

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

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躍

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

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

魏遇奪金南於塗爾雅曰款足謂之南郭璞曰鼎曲脚○索隱曰金音父曷音歷款者

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

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斬蔡澤乃西入秦將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

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

徐廣曰一

本無此字

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

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

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

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

式紕復反

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

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
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然咎欺舊友奪魏公
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
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
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
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訾然為霸主疆國不辭禍
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
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
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
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
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
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
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
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
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
今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憐而憐其臣子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
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
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

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
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
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
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
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
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
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
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
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
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
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

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
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

主安危修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

反批患謂擊而却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土尊社

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

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

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

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

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

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

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
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
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
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
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鷁
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
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
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
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

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
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
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
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

太史噉叱呼駭三軍

徐廣曰一作啗○索隱曰二人
勇者夏育賁育也噉音皎○正

義曰呼音然而身死於庸夫

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
搏所殺然太史噉未知誰

大故反

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

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
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
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

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畜積習戰陳之事是以
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
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
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
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
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
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
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
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
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

賜劔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
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
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
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
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
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
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
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
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

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誦音屈謂志已展而不退范

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班固弈指曰博縣於投不

索隱曰言夫博弈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

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

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

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

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

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

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

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

矣易曰元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

秦
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因厄惡能激乎

索隱曰二子范蔡也睢厄於齊折脇摺齒澤困於趙被逐并鼎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

託載而西

說行計立

貴平寵稽

倚秦而趙

卒報魏齊

網成辯智

范雎招携

勢利傾奪

一言成蹊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其結屋世四

建用此於世中好三千分

統共條去得志存此四方

程